

# 世俗社会的人性考察与文化批判

□章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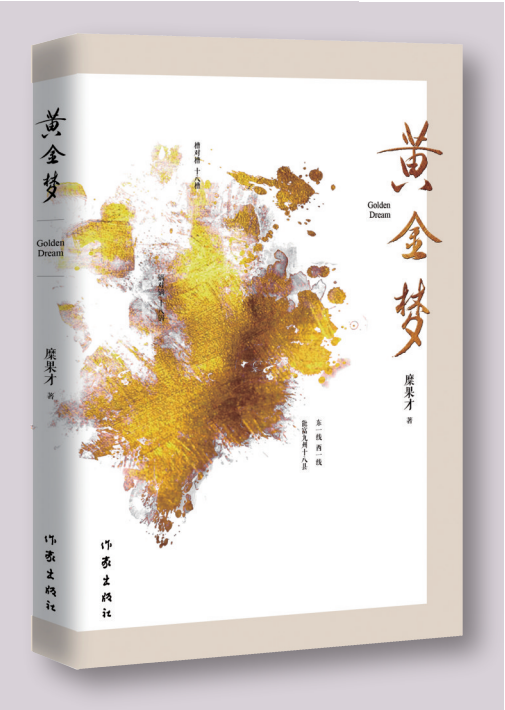
阅读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一般注重的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与主旨意蕴等。而作为贴近当代社会生活之作，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我们想到的，首先是改革开放、反腐倡廉与生态文明等。然而，初读糜果才的长篇新作《黄金梦》，我们却有一些困惑，它是反映改革开放与脱贫致富？是表现反腐倡廉与法治建设？还是探讨生态环保与科学发展？似乎都是，但又都不是。因为，它以山西霍山县二郎村为基点，既反映了该地通过开发金矿而致经济发展、面貌大变的历史与现实，又揭露了因其决策失误、管理不善等而致生态失衡、劳民伤财等问题；既描写了不少一心为民、心灵美好的干部群众与知识分子，又鞭挞了某些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的无耻之徒。具体来说，一方面，作品通过常秋生、杨茂森、翟树荣与柴鸿儒等形象，既反映了人民追求幸福、致力改革与坚持正义的美好愿望，又歌颂了无私奉献、敢于斗争与崇尚尚义等民族美德。如常秋生，为了开发家乡的黄金宝藏，自愿放弃大学讲师的体面职业与稳定工作而回村当农民，虽遭受受苦也无怨无悔。当得知弟弟冬生腐败堕落，他与之坚决斗争；当得知金矿导致环境污染而危害人民生命时，他不顾被跟踪、遭陷害等危险，坚持自费调查、搜集材料、上京化验，并写报告揭发、反映；同时，他坚守传统道德：孝敬母亲、忠于爱情等。省地矿局局长杨茂森，不但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和鼓励常秋生找矿，而且主持、开发了六郎村金矿，后又配合省府，坚持对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行严肃查处。金矿矿长翟树荣，不但热心为当地村民打井、修路、架桥等，而且恪尽职守、体贴员工，最后倒在忘我、利人的工作岗位上。柴鸿儒等专家学者，不但主动、热情为矿山开发等农村改革服务，而且以其专业配合秋生，为生态环保等提供科技支撑。

另一方面，作品通过常冬生、负不赖、柳干头与侯三等人物，揭露和鞭挞了金钱所导致的人性异化、腐败堕落与道德沦丧等丑恶、黑暗现象。常冬生从小就调皮捣蛋，多次被学校开除。但凭其敢闯敢干与投机钻营，他不但成了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人，而且通过攀附权贵与“公关”本领，成为省政协委员、官府“贵客”与社会“名流”。他的矿产品开发公司“日进斗金”、迅速膨胀，其本人也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然而，他的发展与致富，又大都建立在毁坏生态与草菅人命等罪恶之上。因为，正是他与其他山民的滥采、乱挖及其疯狂的“黄金潮”，不但导致了植被破坏、水源污染与人畜中毒、怪胎丛生等现象，而且滋生了“点山灯”等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即因矿井经常发生安全事故，常冬生等老板为不被查处，总是设法隐瞒、“私了”。如此，就出现了柳干头等运送伤员与处理死者的“专业户”。而为了毁灭遗迹，柳干头等于深夜将尸体运至深山进行焚烧，即“点山灯”。因运一伤员至医院只有1000元，而“点山灯”一次有10000元，而伤残者比死人花钱更多，因而柳干头与常冬生等配合默契，常将伤者弄死以“点山灯”。最后，因矿山一次死了58人而惊动国务院，罪恶暴露，罪犯被惩处——常冬生尽管巧施“金蝉脱壳”等计，也终未逃法网。负不赖由镇长至县纪委书记，再至县长，一直与常冬生称兄道弟、狼狈为奸。他不仅在矿山等处捞足了钱，而且在“金屋藏娇”等方面手段高明，演出了“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等精彩好戏。然而，就在他于会上“义愤填膺”地大反“腐败”时，却戏剧性地被警察抓走。

尽管作品写了以上诸多内容，也较深广地反映了时代社会，但却并未集中编织故事与组织矛盾冲突，而是深入家庭伦理、爱情婚姻、社会经济、教育艺术、地理风俗与宗教道德等

领域，齐头并进，全面描述。那么，作者想要表现什么？联结这一切的线索与纽带又是什么？这一点，我们从作品的后记中也许能窥见端倪，即“表达人生，表现人性”。具体来说，即表现世俗社会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命状态，尤其是透视金钱所导致的人性异化等——作者认为：“一个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没有是非、没有对错的社会”，“一个人留给社会的财富再多，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一个人留给社会的思想再少，也会随着岁月的增加而流芳”，“金钱，最容易使人堕落”。因此，作品要表现的是金钱社会的世俗人生，要探讨的是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相冲突中的“文化”，即人类在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金钱与物质文明，以及如何进行择优汰劣与破旧立新等。作品以对比手法，将真善美与假丑恶进行鲜明对照，一方面赞美哥哥常秋生的善良、正直与重义轻利，一方面批判弟弟常冬生的顽劣、堕落与道德沦丧；一方面肯定阎香草、邹丽亚等的执著理想、自强不息与忠诚爱情，一方面抨击白牡丹、小凤等的精神迷失、唯利是图与放荡不羁；一方面敬重秋生娘与香草母亲等老人的传统美德，一方面憎恶柳干头父母、妹妹与舅舅等人的被金钱异化(参与、配合柳干头的“点山灯”)以及侯三的欺诈、杀人与无耻等。同时，作品还描写和思考了其他文化与社会现象，如因香壁对老夫少妻或老妻少夫与计划生育关系的研究，会头常宏禄对庙会与婚庆喜庆等活动的超常组织，真玄法师在建庙、修寺、作法中的蒙骗与敛财，等等。

当然，对这些社会现象，作品一般只客观描述而不作主观评判。这是作品现实主义的“冷静”之处，更与作者对《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学习、继承等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从作品题目到构思立意，再到某些人物设计与具



体描写等，均可看出其蛛丝马迹。首先，从构思立意看，两者都以“梦”寓意、结尾，即从追“梦”开始，以“梦”醒收场。《黄金梦》从常家历23代的“黄金梦”写起，写常秋生父亲临死时立下遗嘱，一定要他完成祖先留下的寻找黄金宝藏的任务。因而他研究生毕业后，宁愿放弃大学讲师不当，也要回乡寻宝。后来宝藏寻到了，六郎村金矿等大型国营企业与常冬生矿产品公司等众多民营中小企业，不但收获了大量黄金，而且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改变了贫穷面貌，以常冬生为代表的常家后代也成了全省首富。然而，泰极否来，由于未处理好生态环保与科学发展等关系，不但生态、资源等遭破坏，而且人也死的死、关的关、走的走。其中常秋生与翟树荣等遭车祸而死，常冬生与负不赖等被抓捕、关押，常冬生老婆甄秀枝出家信佛，等等。那么，“黄金梦”的破灭说明什么？它留给我们哪些社会与人生思考？这一点，与《红楼梦》一样，也是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在人物设计与手法形式等方面，也可看出《黄金梦》对《红楼梦》的明显借鉴。这一点，

在李又白等人物及其《十梦歌》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李又白有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与空空道人等，既带有神秘色彩，又起着揭示主题的作用。作品描写：李又白孤身一人，行踪诡秘，但智商高、书法好，既洞悉世事，又秉持正义。在常秋生调查、搜集有关淘金所导致环境污染等材料时，他不但暗中保护，而且唱“山中虎方凶，林里狼徘徊；弯弓搭箭者，前险后亦危”等歌谣予以提醒。尤其是作品最后，如同《红楼梦》中的“好了歌”一样，他的《十梦歌》也看破红尘，警醒人生：“古也梦，今也梦，人类从来爱做梦；/你也梦，我也梦，人人都有一个梦；/夜也梦，昼也梦，为了圆梦费尽心；/翁也梦，妯也梦，身康健再返春；/童也梦，少也梦，海阔天空任驰骋；/男也梦，女也梦，各取所说说爱情；/贫也梦，富也梦，脚下石头变成金；/盗也梦，娼也梦，自己玩火自焚身；/贪也梦，腐也梦，身败名裂入牢笼；/要做梦，做此梦，舍己为人千古颂。”作品最后交代：“人们正琢磨、玩味这《十梦歌》，李又白却飘然而去，不知所终。”这不但增加了作品的神秘色彩，而且给人以更多启发和思考。

在这方面，常家祖传的关于寻找黄金宝藏的口诀也很典型。即作品在“楔子”中交代：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之三儿常森正为不能解决大军的粮草而发愁时，一驼背老人说只要找到附近的黄金宝藏即可。问其具体地点，老人念叨：“东一线，西一线，谁要找到两条线，能富九洲十八县”；“锅对锅，十八锅”；“槽对槽，十八槽”，随后便不知所踪。此口诀一直流传，既是常秋生寻宝的线索，也是他的人生目标与前进动力，故贯穿作品始终。而正是通过对此口诀的部分破解，六郎村才找到了黄金，开发了金矿等。类似描写，还有关于六郎村的历史与传说，龙山上出现海浪波纹，石龙岗下被洪水冲出“水镇”怪兽，以及有关寺庙的宗教习俗、诗词对联与风景名胜等。而在这些方面，也可见出作品受《红楼梦》影响的痕迹。

总之，《黄金梦》吸收《红楼梦》等民族传统艺术精华，既真实、形象地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现实，又较深刻、有力地批判了人性弱点与世俗文化，从而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等方面，为长篇小说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有益启示。

陈仓的作品并没有与这样那样的文学潮流同步，反而从自身出发，写农民，写苦难，写激烈的城乡冲突，这一被日渐忽略却异常复杂而庞大的人群在他的文字中不断地被描述、被表达，在他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里，作品的艺术性和残酷的现实生活微妙地结合在一起，呈现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征，甚至成为一种现象和标志。

《醒神》是一部长诗，与陈仓的小说创作相似，是自身经历的外化，但是，与小说创作中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细节不同，诗歌是现实和想象之间最直接的交流。如何将最为纯粹的诗歌写作与中国底层生活的真相结合，进行准确、诗意、深刻和具有文学性的表达，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现在，已经见不到有人会用长诗的方式，表现这个时代中最沉默的这一群人。但是，也许正因为陈仓本身就来自这里，对发生的一切有清晰的洞察，表达他们既是他的能力，也似乎成了他的责任。

长诗第一部分，从“我”的家族记忆和“我”的祖先们开始，一直讲到自己的后代，细述了中国人在这个世界的生长繁衍的漫长历程。我们那些伟大的传统，仁、义、礼、智、信、忠、孝、忍，我们的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从蛮荒走到今天，到底在经历着什么？这不是叙事诗，并没有对家族历史的完整叙述，也没有一个有情节的故事，但点点滴滴地写出了世世代代的生活细节和生密码。仁是什么？它不再是孔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段落，它是那个在繁华街道上被行人漠视的两岁女童小悦悦用灵魂浇灌的一粒种子；义又是什么？义的定义已经被时代改变，成了用旧了的无法回炉再造的武器；而孝又是什么，孝成了在远方对陌生人的爱……

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土地、家族、亲人的孤独和死亡，家乡的衰落和时代的变形。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这片土地，命运无情人有情，故乡和亲情，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思想、社会巨变，以及作者个人的疼痛，经过时间的打磨已变了样子，在诗中它们呈现出新的面貌，而那些我们的来处都在消失的过程之中。这新的一切却也没有对与错，没有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在这个新与旧交替的时代，在诗歌语言的洪流之中，只有疼痛的感觉和人间的温情。作者的书写有着真实的经验质地，赋予了这些我们熟悉的或陌生的人群以个人的意义，给予了这个时代新的理解。这一部分诗歌，是陈仓作品一贯风格的延续和补充。

令人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并没有继续和深入我们熟知的写实内容，在第二部分中诗人探讨了身体的意义。五官和四肢是怎样延伸出去与现实世界产生连接，身体又是如何与精神世界构成了某种关

## 有关时代的「妄语」——评陈仓长篇四书之四《醒神》 □张颐雯

系？身处任何阶级，都不能掩盖对这个世界的敏感，不能停止对自我的探索。在“嘴”这一段中，嘴在“吸食母乳”和“吞食草根”之外还可以表达，念过“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也念过“神道要有光，就有了光”，还念过“神说也要，非恒道也”，在菩萨、上帝和圣贤之间游走许愿。通过语言，通过不停地说言说，中国人独有的信仰方式就这么实现了。在“耳”这一节中，耳不但能够听到自然的一切，也听到了自我的声音，所谓“自己偷盗自己的声音，自己欺骗自己的声音”，以致“万物沉默”……最终，在这一专门描述身体意义的段落中，作者对身体的愿望是“也要让我紧紧抓着风，飘飘啊，飘过树梢，飘上云端，飘舞百年，如干净的飞雪”。身体犹如飞雪，变得洁白，轻飘，不再沉重。从这部分开始，作者所描写的苦难的社会，现实世界的乡村、土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也都成了淡淡的背景。这些沉重的现实，这些物质的存在，通过人本身成了通向世界和理解自我最有力量的途径，也成为和精神世界连接的通道。

然而肉身沉重，现实世界的问题如何得到解答，又该如何处理与精神世界的冲突？作者用宗教来探索世界，理解和安慰人的灵魂。对佛教的理解和书写，佛教和“我”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长诗的后半部分。所幸诗歌的后半部分并没有凌空蹈虚，没有刻意在其中引入概念，菩萨和“我”的关系如此紧密，有时就和生无异，与朋友相似，有时又离我们远去，成为“本来无一物”，成为“妄语”。生活中的佛就像是香樟树的生长，是家乡贫瘠土地的另一面，是对娶妻生子升官发财的渴望，也是“不知如何熄灭的星星”。而“我”呢，虽然也感到了不安，不过在“皈依”和“艳遇”、“莲花”和“桃花”之间，“哪一个都不好舍弃”。这是陈仓对中国人心灵世界的真切洞察和独特视像，这对中国人农民、更是对中国所有人命运的理解，是从个体的感受出发直至揭开这个时代的真相，最终抚慰我们的创伤。

虽然在开始时，我是抱着读一个特别题材的诗，写一个专门人群的诗歌的目的来读《醒神》的，但最后，诗歌本身完全呈现了不同的面目和质地。能够真正震撼人心的，并不是它的题材多么有意义，不是因为它反映了某个特定人群的生活姿态，也不是因为它的哲学思考有多么深，更不是因为它能够轻易被理论家们所阐释——如今的各种观念已经被人们阐述得足够多足够深刻了。长诗《醒神》最能够打动人的是，是书中所独有的那些难以描画出的人生情景，那些只有我们中国人才可以意会的精神、政治和习俗，是身体与神性之间的无法认同又相互依赖，这些才真正表达了我们的痛苦，表达了我们的虚弱和坚强。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陈仓长篇四书包括《后土寺》《预言家》《地下三尺》《醒神》，共计100万字，是“70后”作家、诗人陈仓继八本进城系列小说集之后，以四种文学形式反映大移民时代，进城人员如何悬浮、如何安家、如何扎根、如何寻求灵魂的安妥，意在提醒我们尊重土地，尊重耕种土地的人，善待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再次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呼唤城乡文明的握手言和。



## 镜像世界里的自我救赎

——评陈仓长篇四书之三《地下三尺》 □藏 策

灵魂写作喊了那么多年，但真能抵达灵魂的写作却仍属凤毛麟角。陈仓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将人在现实中的际遇，提升到灵魂叙事的层面。《地下三尺》内含五篇小说，主人公都叫陈元，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暗示了半自传性质。都达夫认为小说都是作家的自述传，其实对于自述传而言，自述与自我表现不是最重要的，自我反观式的内省才是抵达更高精神层面的路径。我是谁？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按照拉康学派精神分析学的思路，自我其实是建构于“镜像阶段”的一个镜像，镜像的情境不同，自我的建构也就会不同。所以自我其实是特定镜像中的产物，具有虚构性。既然连“我”都是虚构的，人为什么还要那么执著于自我呢？所以佛教的修行之道才是“去我执”。从这个意义上说，陈仓的小说其实是在重构他人生情境中的某种后镜像，而小说的主人公陈元，就是他要在镜像中重新面对的自我。《地下三尺》中的五篇小说，从叙事类型上说，基本属于“流浪汉小说”。流浪汉小说在文本上的一大特征，就是以反讽的方式讽世。陈仓的这些小说，无疑也是讽世的，但不仅仅是讽世，而是带着深深的罪恶意识反观世相百态与自我镜像。从“身份政治”的角度看，陈仓所书写的是乡下人在大上海的漂泊、成长及其心路历程，但这也仅仅是一个框架，小说所真正关注的，其实是人的灵魂自我救赎。

在《从前有座庙》里，主人公陈元是一个戴罪潜逃的罪犯，至于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小说却始终没有交代清楚。于是具体的罪行被抽离了，上升到了象征性的罪感意识，直至再以对罪感的反省去反思芸芸众生。在这样的语境中，陈元反复书写的那句话“我有罪，得洗洗”，就显得尤其意味深长振聋发聩。陈元的自

我救赎之路，是在无信仰的世界中重建信仰。清水寺也是个重要的象征，但清水寺并非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寺里的住持洗尘师父也绝非超凡入圣的世外高人。这无疑都是在暗示，陈元的信仰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式的出世哲学，而是基于现实苦难的救赎与超越。对于陈元来说，僧袍从掩人耳目逃避追捕的道具，最终成为洗心革面的法衣，当他完成了内心的自我救赎，准备为了洗头妹也为了自己去自首时，在脱掉僧袍的那一刻，也寻得了自家的“本来面目”……非常有趣的是，陈元们的信仰并非源于具体的宗教信仰，而是发自个体生命的切身体验与心灵的渴求，是在为灵魂寻找一个栖居之所。在《从前有座庙》中，陈元借助佛教进行自我救赎；在《墓园里的春天》中，陈元又用上了天主教式的葬礼；在《如果没有鬼》中，陈元借助鬼测试人间的冷暖；在作为书名的《地下三尺》中，信仰是在伪信仰的闹剧中生发出来的，套用的则是民间信仰——公崇拜。正如在《摩擦擦火》的创作谈中陈仓所言：我信佛，信神，信上帝，见什么拜什么。反过来说，我只信自然，自然是由生命组成的，自然法则是最公平的法则……在我眼里，任何一条生命都是一座寺庙，都是为了化我而来的……

当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地下三尺》。在这里，陈元也同样是一个进城务工者，很久以前曾是一个诗人——这意味着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生活中的系列遭际与变故，让他变得不再向往缪斯而开始膜拜金钱。当一片荒地成为他的发迹之地时，他不禁跪在荒地上对着那根大烟囱叩拜起来……于是更为荒唐的一幕出现了，路人看到他在这片荒地上的叩拜行

为，先是莫名其妙，继而也纷纷加入了膜拜的行列，最后竟然让这片荒地成了香火鼎盛之地……这块城市边缘的荒地，成为小说的主要场景。首先，这是现实中的一片荒地，而这又是当代人精神上的一片荒地，象征着人们缺失的信仰与执迷的心灵……这就是拜金主义者那荒芜了的精神世界的拟物化和具象化。那么这块久已被弃置不用的荒地，又是如何一步步被神化并成为拜金主义者所顶礼膜拜的圣地的呢？这正是这篇小说里一系列荒诞故事所要讲述的。这看似毫无道理的荒唐场面，其实背后是有其必然逻辑的，用陈元的话说，就是“如今大家除了发财，还有什么呢？一旦发了财，还会有什么烦恼吗？”把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以及人生的终极意义都归结到一个“钱”字上，这就是拜金主义最基本的逻辑。被这种逻辑关系绑架了的前诗人陈元，他为什么非要在一片荒地上建一座庙宇呢？是为了信仰吗？显然不是，因为连“出土”的偶像都是事先假造的，还谈什么信仰。其实陈元所看中的，恰恰是人们因无信仰而导致的心理扭曲，而这种心理扭曲是需要找到一个对象物去予以宣泄的。用小说中的话说，人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房子，而是一个精神垃圾处理站。庙宇等同于精神垃圾处理站，在这个信仰普遍缺失的时代，是多大的嘲讽啊！从文本细读的角度说，这片荒地的建设项目原是“医疗垃圾处理站”（相对应的是肉体的疾患），而陈元试图将它转变成精神垃圾处理站（相对应的是灵魂的残缺），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意味深长的隐喻啊！所以说，这篇小说其实并不是讲述什么底层苦难的，而是揭示人心的空虚与荒芜、拜金心理的荒唐与可笑……

与《从前有座庙》不同，《地下三尺》的自我救赎，不再是通过主人公陈元完成的，而是由难兄难弟焦大业实现的。最后，焦大业在这片香火缭绕的荒地上剃度出家了，在一座假造的伪祭坛，抑或说是一片心灵的荒地上，一个人的真信仰反而被召唤回来了。我以为，焦大业其实就是镜像中“我”的另一面，犹如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属于良知未泯的那一部分，是对陈元的另一种救赎。这或许也正是小说所要暗示的：即便是精神的废墟，也并非就是绝望之地，人类的灵魂也并不可能被金钱所永远挟持，心灵的自我救赎随时可能发生，因为这同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天性。

孔子曾经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写作，其实也都是一个道理，首先应该是为己的，也就是说首先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灵。只有能够先满足了自己心灵的需求，才谈得上与他人分享，才有可能成为人类心灵共同的精神财富。陈仓的写作是“为己”的，是个人化了的灵魂救赎，而其最大的现实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陈仓文本中的镜像世界，与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其实是不同的，而且构成了巨大反差——与小说中的陈元刚好相反，现实中的底层民众，在心理归因上，不是“罪己”而是“罪他”，不是走向自我救赎，而是走向反智主义，越来越暴戾……从这个角度看，陈仓其实不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而是个理想主义者。陈仓说：“想给多灾多难的人们开一个药方，在这个药方里，只有一味药，那就是善，其中含有宽容，也含有悲悯。”